

北大

精神及其他

陈平原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世界名校文化丛书

beida
jingshen
jiqita

大學堂



北大

精神及其他

Deida
Jingshen
Jiqita



北大 精神及其他

陈平原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世界名校文化丛书

Beida
jingshen
jiqita

责任编辑：陈先法

封面设计：姜 明 周艳梅

北大精神及其他

陈平原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244,000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册

ISBN 7-5321-2020-1/I·1643 定价：19.00元

序

夏晓虹

虽然三年前与平原君合编过《北大旧事》，但谈论北大精神，仍为我力所不及。若说到与北大的关系，我倒比平原君开始得早。他还在南国采红豆时（平原君曾为中山大学学生刊物《红豆》的编委），我已在燕园读书六年。应了那句俗语：“远来的和尚好念经。”或果如东坡居士所体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今我这位“先辈”（日语所谓“先辈”真是妙语），倒要从他的校史散论中品味北大，北大对于我，于是变得既熟悉又生疏。

有朋友曾半真半假地说，我和平原君是黄金搭档，连看材料都节省一半时间。后半句话我可不敢苟同，研究领域虽接近，资料却须自己读过才作得准。但我也不否认，知道对方的兴奋点，阅读时会自会顺便留心。我个人的体会，还是用传统的“互补”说法更准确。即如“不贤识小，贤者识其大”，倘若去掉其间的褒贬意味，我倒以为可以概括我们之间的差异。

以北大而言，他更看重的是“逸事”背后的“精神”，我记得的却多半是“精神”的表征——“逸事”。我对北大作

序

为课题的兴趣,到编完《北大旧事》即告结束;而对于平原君,这不过是研究工作的开始,冠于卷首的长序便为牛刀小试。随后,我们一起去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访学。在我埋首于清末民初的旧报纸之际,他却盯准“北大与哥大”的题目,一连写出八篇短文。到去年年初,《老北大的故事》完稿时,他的校史研究已初成阵势。如今,北大的故事又从红楼说到燕园,我曾经亲承馨歆的师长与平原君的个人感怀一并进入书中,《北大精神及其他》对我而言,便更平添了几分亲近感。

记住的仍然是逸事。我的导师季镇淮先生是中文系出名的“忠厚长者”,他做人的认真与处事的天真,常常使我抱愧。我写过几篇文章记述他的为学与为人,那已经成为令我终身受益的精神财富。而他在“文革”中最有名的故事,今日说来或觉不可思议,我倒以为颇能体现季师的风范。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即由导师闻一多先生介绍加入了民盟;1949年以后,更进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这是当年追求进步的青年共同的选择。不过,由于季师在民盟的工作很有成效,组织决定他的党员身份不公开,以利统战。季师也严格遵守这一规定,直到“文革”发生,所有的档案一律曝光,他的资历才被揭秘。但在某次中文系党、群分开排队时,经人提醒走入党员行列的季师,很快又回到群众的队伍中,那理由便是:“组织还没有决定让我公开身份。”先生讲究的是处世端方。

吴组缃先生在我心中则永远是一位智者。听先生上课,专业之外的所得甚多,那也是他最得意之处。吾生有幸,听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论”与“红楼梦研究”两门课。至今,先生讲课时“跑野马”的本事,仍令我佩服不已。无

论如何貌似离题万里,我辈钝才已代生杞人之忧,吴先生却能在不动声色中,以“四两拨千斤”的巧力,将话语的洪流顷刻兜转,而重新言归正传。他辨析薛宝钗有意攀附贾宝玉,指认所谓癞头和尚送薛刻在金锁上的两句吉利话,正与宝玉“命根子”上的铭文相配,不过是薛家弄出的把戏。其为自家锻造的根据,经先生明察秋毫,正在薛蟠那句“妹妹的项圈我瞧瞧,只怕该炸一炸去了”上露出了马脚(以后翻书的印象,似乎和尚只送了吉言,锁确是薛家自制)。先生的勘破世故,本从学者的阅历丰厚与作家的观察敏锐而来。

林庚先生的课我上过“屈原研究”,那可以算是先生的“告别演出”。因为此后先生不再登台主讲一门大课,许多当年的高足、如今已是我们老师辈的先生,如陈贻焯、袁行霈等,便也恭恭敬敬与我等后学同坐听讲。以“屈原”而不是“楚辞”命题,乃是由于先生认为,屈原的创作足以涵盖楚辞的成就。可以想象,如无屈原,楚辞绝不会成为先生情有独钟的研究课题。虽然早在三十年代,林先生即以诗人闻名,但在听课时,印象更深的却是学者的严谨。《天问》一篇在屈原作品中向称难解,错简也成为解释歧异的重要原因。林先生虽亦用此法破疑,却同时强调小心谨慎,不可滥用;否则,任意编排,何求不得?“你要人造卫星,我也能从中找出。”

王瑶先生是平原君的导师,我见其师虽早,入门反在其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每逢校庆,必举办“五四”科学讨论会。自我入学,王瑶先生从未开课授徒。因此,得知先生将在办公楼礼堂的“五四”论坛作报告,我当然不会错失良机。然而,洗耳恭听的结果,竟是不知所

云,先生浓重的山西口音,通过扩音器放大,愈发难懂。以后,我的同学作了先生的研究生,我们之间流传的笑谈是:先生骑车在校内路遇弟子肃然敬礼时,绝不像其他老师那样下车寒暄,只是微一点头,即刻掠身而过;弟子去家中聆听教诲,便只敢半边着凳。有了这番铺垫,后来随平原君拜见其师,也不免心中紧张,特别对学术话题缺乏自信。但先生也有让人忘记敬畏的时辰,那就是每年一次的春节宴请学生。我因小有酒量,而得以近坐陪酒,并成为屡遭先生批评的平原君的榜样:“搞文学的怎么能不会喝酒?”先生始终是一个内心骄傲、富有尊严的学者。

我正是依照如上的叙述顺序,幸运地与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四大导师先后结缘。缘分虽有深浅,对我来说,这却是平生珍贵的忆念。

有这样的师长与逸事,又焉能不生“北大情结”?我因此与平原君也可算是同道同好。尽管我的小道与偏好只够拾遗补阙,但也许能给如平原君一般善识其大的读者,提供解读北大精神的若干例证,则吾企踵望之。

1999年6月26日于东京弥生寓所

目 录

序..... 夏晓虹(1)

第一辑 北大人物

北大传统之建构..... (3)

“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 (23)

——蔡元培与老北大

“为了蔡先生的嘱托” (37)

——《蔡元培年谱长编》读后

激烈的好处与坏处 (41)

——关于刘师培的失节

一、“委身学术”的假设 (42)

二、“倾心探龙”的手段 (48)

三、“洁身”与“内热” (54)

四、“激烈派第一人”之追求 (61)

艺术感觉与史学趣味 (70)

建设者的姿态 (76)

——读北大版《胡适文集》有感

关于建立“胡适文库”的设想 (82)

舆论家的态度与修养 (87)

——作为北大学子的成舍我

第二辑 人在燕园

- 从中大到北大 (99)
- 十年一觉 (106)
- 与《读书》结缘 (112)
- 念王瑶先生 (125)
- 一、文章缘起 (125)
- 二、从古典到现代 (128)
- 三、中古文学研究的魅力 (137)
- 四、最后一项工程 (143)
- 五、大学者应有的素质 (151)
- 六、为人但有真性情 (156)
- 书札中的性情与学问 (162)
- 宝玉的意淫与柳生的侠义 (170)
- 童心与诗心 (175)
- 即将消逝的风景 (180)

第三辑 百年庆典

- 北大的“光荣”与“梦想” (191)
- 作为一种文化景观的百年校庆 (196)
- 有容乃大 (200)
- 答《人民日报》记者问
- 大学之功用 (206)
- 答《南方周末》记者问
- 北京大学：作为话题 (210)
- 答《新快报》记者问
- “半真半假”说北大 (215)

——答《新周刊》记者问

辞“校史专家”说…………… (219)

大学史的写作及其他…………… (223)

——兼答《北京大学校史》编者

再说“北大生日”…………… (227)

第四辑 解说大学

设议院与开学堂…………… (233)

新教育与新文学…………… (246)

——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

一、“虚文”之不可或缺…………… (248)

二、“文学史”的意义…………… (256)

三、“桐城”与“选学”之争…………… (263)

四、作为知识生产的文学教育…………… (274)

大学之道…………… (278)

——传统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

一、书院之远逝…………… (279)

二、借鉴书院的努力…………… (284)

三、书院在二十一世纪…………… (298)

第五辑 记忆五四

关于“五四运动”…………… (303)

五月四日那一天…………… (309)

一、花开春日…………… (310)


二、集会天安门前…………… (316)

三、受气东交民巷…………… (323)

四、火烧赵家楼…………… (330)


五、夜囚警察厅·····	(338)
如何进入历史?·····	(346)
《触摸历史》后记·····	(350)
鲜活的“五四”·····	(354)
“触摸历史”之后·····	(362)
后记·····	(368)





第一輯

北 大 人 物



北大传统之建构

北京大学的前身，乃创办于 1898 年的京师大学堂。是年 6 月 11 日，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其中有曰：“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至此，酝酿已久的“筹办大学堂事务”，方才正式启动。遗憾的是，“百日维新”很快失败，1898 年 12 月 30 日勉强开学的大学堂，其规模及质量均大打折扣。

庚子事变中，大学堂被迫停办两年。1902 年 12 月 17 日，复办的京师大学堂举行开学典礼。经由张百熙等人的惨淡经营，大学堂初具规模，教学也日渐正规化，1909 年更有筹办八分科大学之盛举。

辛亥革命后，奉民国政府教育部令，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旋又更名国立北京大学。1916 年 12 月蔡元培的出任校长，以及其采取的一系列革新措施，使北大得以引领全国思想文化之风骚，并形成相对稳定的“校风”与“校格”。

抗战爆发(1937)，北大南迁，与清华、南开共同组成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北大人重返红楼；可几年后，又因院系调整而迁往西郊燕大旧址(1952)，从此永远告别了令人神往的沙滩与马神庙。“南迁”与“西移”，对于北大



的演变与发展,实在太重要了——既落实为“校址”,也体现为“精神”。

这里所点评的各文,限于“老北大”(1898—1937)时期。理由有三:一是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老北大,各种发展的可能性都有,故显得更为丰富多彩;二是北大的性格至此基本确立,日后的“风云变幻”,必须从这里寻找解读的密码;三是这段历史面目比较清晰,不像“文革”中的北大那样扑朔迷离,一时难以准确描述。

至于选文的标准,同样有三:一是便于呈现北大的发展线索——尤其注重不常见的或不被重视的,如严复、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文;二是作者本人与北大血肉相连——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校友,而是确实影响了北大性格的形成;三是文章可读——不必“文采斐然”,但求谈论的是现实(或历史),关注的是精神(或传统)。

正因为注重的是“精神”,评说时避开一般的典故疏证或史实考辨,集中笔墨,诠释十位先贤对于老北大传统的建构。

严复《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1912,抄件
现藏北京大学档案馆)

清皇朝灭亡后的1912年2月,严复(1854—1921)出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5月间,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严复于是成了北大首任校长。严复对此项任命非常兴奋,在致得意门生熊纯如的信中,大谈如何谋借款、

改章程、聘提调等，雄心勃勃：“自受事以来，亦欲痛自策励，期无负所学，不作国民，至其他厉害，诚不暇计。”很可惜，同年 10 月，北大尚未真正走出困境，严校长已悄然引退。

针对教育部将以程度不高、管理不善以及经费困难等理由关闭北京大学的传言，校长严复特向教育部上《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论证“创建十有余年，为全国



暮年严复